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七〇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部農幣百元

曹家坡行政村分配果實

短甚分甚先儘底底上的人

衣服牛驢按行政村統一分配，木器傢具等物由幾個自然村統一分配。

（興縣訊）曹家坡行政村在十月三十、三十一兩日，分配了牛、驢、衣、被、布、棉花、綫子等果實。三十日上午各自然村羣衆五百餘人，趕上滿載着各種果實的牛驢往曹家坡集中，由吹鼓手迎入大會場，點交各分配小組，分類陳列，任大家參觀。農民大會閉會之後，經過一天半的緊張工作，將全部果實分配到了各自然村。自然村又經過五天到十五天的工夫，才把果實分配到羣衆手上。茲將分配經過報導如後：

幾次「小分配」走了富農路線

教育了貧僱農和工作團 體驗到「短甚分甚」原則

這次大分配以前，有過幾次「小分配」。九月下旬，劉家曲清算外村地主二十二隻羊、一頭驢，喂了幾天，感到不便，又不應違反以行政村爲單位分配的原則，農會決定折價賣給會員喂養（每家只買一隻），羊價留待明年當糧食分配。驢作價後儘「底底上的人」先買，最後賣給了一家新翻身的中農，歘定陰曆十月交齊。這個辦法，在舍窠墕等梁上四村也採用了；安家莊一頭驢也是賣了存糧的（當時考慮：驢不如牛重要）。但在扒墕上前溝，這個辦法就走岔了。扒墕上九十一隻羊，只有一半賣給了羣衆，另一半被一家惡霸（以後才鬥爭他）買了，倒賣到外村，賺了一石多穀米，還落下三隻好大羊，引起羣衆反對，當即全部追回了。前溝一百九十隻羊，分賣給三家，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聞訊，指爲富農路綫，也糾正了。以後這些羊都按行政村爲單位分到了各村，還是作價「賣」的，每戶只准買一隻至三隻，並規定不准宰殺母羊（後來檢討，這個辦法，雖然作價很低，仍然是不適當的，因爲模糊了果實的觀念）。（編者按：打價分配的方法，本報已有批判，至於打價出賣的方法，更是要不得的。）

其次，舍窠墕果實牛大小十二頭，由農會派人輪放，有人担心喂乏了，提議早些處理。在一次農會上很快就通過了作價「出賣」的辦法，結果無錢的貧農不敢買牛，沒有解決牛的問題，而某些中農却得了便宜（一小斗穀米「買」得一頭較老的牛）。第二天在貧僱農會上一討論，就覺得不妥，一致認爲牛是僅次於土地的生產工具，只能按「短牛分牛」的原則，無代價的分給農民，就把前一種辦法取消了。

再次，今年號召種菜，很多貧僱農無錢種菜，曹家坡貧僱農要求借用鬥爭果實，在農會上通過了，結果第二天一早，某些中農搶先選了好鍬，某些貧僱農又落了空。這幾件「小分配」，給貧僱農和工作團很大教育，使他們體驗到「短甚分甚」原則的重要，又體驗到分配工作中要防止富農路綫，是一個複雜的鬥爭。

代表大會訂出分配原則

按比例分配給各自然村

冬天到了，羣衆要求分配衣物，又各村都有牛驢，要早些分到農民手上，才好經營，因此，曹家坡行政村農民代表大會就提前於十月二十一日召開了。在代表會上略吵了一天，才決定三條分配原則，交臨時委員會具體辦理：（一）鬥爭果實除木器傢具、鍋、甕及零星破爛物件按小組（幾個自然村）爲單位分配外，衣物牛驢等都按行政村爲單位分配；（二）衣物牛驢均按各村農民人口比例並照顧貧苦程度（按：最好是按各自然村缺少衣物牛驢的程度）分到各自然村；（三）織布機彈花機暫緩分配，金錢糧食暫時保存。以後在委員會上又改正了一點：牛（驢按牛計）按中貧僱農缺牛戶人口爲比例，因爲發現了各村缺牛戶人口比例差額很大，不能和衣物一樣簡單的按農民人口比例分配。（按：衣物也不應簡單地按各自然村農民人口比例分配。）根據上述原則，把全行政村的果實按下列比例分給自然村，牛驢，每十一人（缺牛戶）分一頭；單衣，每十八人（以下均指農民人口）分一件；給衣，每三十人分一件；棉衣，每十三人分一件；皮衣，每廿四人分一件；毯，每十二人分一條；被，每十三人分一床；棉花，每四個半人分一斤；布，每三個半人分一丈。陳家塔貧農多而中農少，姚好搭貧農少而中農多，兩村互相調劑，可得相對的平均；其他各村未提出貧富懸殊的問題來，所以也未詳細研究；只將皮襖十件照顧了最貧苦的十個人。此外，舍窠墕的果實中，有石炭四千斤，因照顧曹家坡、北斖溝、安家莊在大路邊上招待過往軍人甚繁，就抽出三千二百斤分給了該三村羣衆。曹家坡接收五十多斤水[illegible]，也在全行政村分配了。這些是前述分配原行之外的，但羣衆並沒有鬧村本位主義，而自動提到全行政村處理。

決定比例以後，十月三十日召集農民大會，把一切鬥爭果實都展覽出來，會後即按比例搭配好壞分配。如牛驢組，有八十八頭可用的牛驢（今年生的犢駒不計）在河灘上牽過來再牽過去，二十多個參加分配的人，就工作了四個鐘頭，羣衆散會後除婦女小孩回家外，又都圍着爭看本村的一份，一直忙到天黑，才各自拉着各村的一份回去。在分配中，曾有一些爭吵，但因實行了完全的民主，都順利解決了。最後有兩村互爭好壞，終由其他十七村的代表作「中間人」得到了調解。各組都分得順利公平，只皮襖組組長態度不大好，會後受了批評。

分配完了以後，立即召集代表會討論自然村分配原則，確定自然村不能再按人口分配，應按「短甚分甚」的原則，先儘「底底上的人」。

劉家曲自然村

果實分六類，每類都照短甚分甚辦，先儘偏貧農

劉家曲先開貧僱農會，後開農會決定把所有果實按牛驢、皮棉衣、毯被、單給衣、布花綫及雜類等共六類，一次依「短甚分甚」的原則分配，先儘貧僱農，同時照顧中農。首先分牛驢（七牛一驢），貧農杜鳳章（軍屬，連當兵的在內五口人）、郭守寬（烈屬，連烈士共六口人）、孟常好（軍屬、七口）各分得一頭；軍屬貧農白明易有牛，就沒有分牛。其餘缺牛貧農，有的兩家、有的三家共分一牛；老中農二家新中農四家缺牛也共分了二頭。其次，分皮棉襖，白明易首先分得第一件好大皮襖，他兒兩兒還分得一件棉襖；杜鳳章又分得最好的棉襖；郭守寬、孟常好又分了皮襖；其餘貧農有分皮襖的，有分棉襖的，也有不分的。如康雙還老漢分了毯、棉花、綫子和布，就沒有分皮棉襖，他說：「我有，不要分，分了就重下了。」棉花、綫子和布都分給了貧僱農；皮棉襖各一件分給了兩個老貧農（新中農）老漢，餘均由貧僱農分得；毯被有四條分給了老中下中農，六件分給了老貧農（新中農），餘亦分給貧僱農了；貧農軍屬白明易不缺毯被，就沒有分。最後總計，分東西最多的是孟常好、杜鳳章。孟分驢一、被一、毯大小各一、狗皮條子一、皮襖一、布三丈五、綫子半斤、棉花三斤。杜分牛一、綸樞一、毯一、棉襖一、給衣一、毯鞋一雙、布綫棉花等。有四戶老中農分了毯或被，八戶老中農分得一件單衣或給衣。分了之後，我們訪問了幾戶貧農，都說：「我分得不少」。只有胡保大因爲想多分一條毯未分到（因爲他的毯夠用），當場有些不滿意，其實他分得的果實（包括一床最好的被子），公認是不少，經說服後也再沒有意見。孟常好是劉家曲最窮的一家，以前還有人說他「勞動不好」，這次劉家曲分得一頭驢，他要求給他，並要求分一個皮襖，農會都滿足了他。他現在鬧冬季生產很努力，我一次見他趕一炭，除驢馱外，還自己揹四十多斤。不到一月，他把賺來的錢又買下一頭小犍牛。

曹家坡自然村

分毯被先揀最窮的調查登記，沒的分夠，短的補夠。

再說曹家坡自然村爲例。該村貧農三十三戶，中農十八戶，共分得十頭牛驢、十件皮衣、十六件棉衣、二十件單給衣、二十塊大小毯、十八床被子、八十多丈布、四十四斤棉花，大家感到東西很少，貧僱農小組決定按「短甚分甚」的原則，堅決照顧「底底上的人」，就由貧僱農小組會負責搭配，首先滿足了貧僱農的需要。如牛友根（三口人），分皮襖一、給衣一、特等大白毯一、被二、布三丈、棉花一斤）、馬鍋子（五口人），分皮襖一、大白毯一塊、被子二、布二丈）、曹油兒（四口人），分皮襖一、袍子一、毯一、被一、布二丈、好棉花一斤）、白假女、白鐵生、王德中等十來家，就是首先分得東西的。分毯被時是由貧僱農先揀最窮的調查登記，沒有的分夠，短的補夠。其他東西是按貧苦程度估量分給的。其他貧農都讓底底上的人分了以後，再行短甚分甚，新中農有分得一件細衣服和一二斤棉花圪且的。爲了照顧中農，給九家中農各分了一件原未登記的破舊衣服，中農不滿，貧僱農說：「東西好壞不說，這是一個意思，收下吧。」過後中農還是想往回退，貧僱農又給補分了一些布才了事。（按：可向中農說明，在分配別的傢具時，在滿足貧僱農需要以後還可照顧他們。）

各自然村的分配大體如此。「短甚分甚」的原則是對的，但也發生了一些毛病。就上述三例來講，就應指出：劉家曲有些果實，有幾家老中農是可以不分給的，但是沒有多大爭論就分給了；陳家塔在這一點就比劉家曲做得好，一家中農缺被，沒有分給他，因爲貧僱農說他家可以買得起被子。曹家坡貧僱農當了掌權，很好，並也照顧了中農。先儘底底上的人是一條原則，是一個大道理。

排三代、按人口

都是錯誤的分配方法

此外，還有幾種不正確的分法，有的已糾正，有的尚未完全糾正，有待貧僱農的鬥爭，繼續解決問題。首先說一種排三代分果實的辦法。馬福郎的李狗蹄和李油且都是貧農，看光景，狗蹄比油且好，比三代則狗蹄的前輩比油且的前輩更窮，於是狗蹄比油且多分了果實。因爲狗蹄是翻身委員，在行政村代表會上批評了他，他回去就改正了（發稿時聽說後來又翻了案，工作組正調查精助解決中）。又有常家墕的劉珊長是中農，父親祖父都僱工，說是三窰子窮，要求多分東西，被劉三砲批評了一下，他反而聯合兩家中農，要定三砲爲「破產地主」，後來還是貧僱農堅持了正確的原則。劉珊長的「理」是不長的。其次說一種按人口分的辦法。北斖溝第一次是計劃按中貧農人口平均分配的，很快就糾正了，結果六家中農只有一家分了一份牛，另一家分了三丈布。又扒墕上兩家中農只有一家分了一把酒壺，但在貧農中按人口分配，就把幾乎一半的東西分給了李滿照三兄弟，經臨時委員會糾正了一下，有些改變，但仍有問題，因李滿照是一惡霸，貧僱農尚未起來，借外村之力鬥了一下還未鬥垮。再次，說到某些幹部多分的現象還存在，如陰家溝新中農白康保自己有羊羣，又分了五隻，如馬福郎的李狗蹄比李油且分得多，還有康家峁王家圪埰也發生過這種現象。正準備在第二次分布疋棉花時（最近可換回一部），徹底檢查一下，抽補適當。（增訓）

楊家坡的分牛保牛工作

魯山

變工馱炭

興縣楊家坡正在鬥爭地主火熱的時候，貧僱農因多牛是一手人，顧不着馱炭，互相借的燒。以後都曉開沒燒的做不成飯了，貧農白應梅說：「地主們的牛驢窑拴着，事情少的人，可抽出來變騰的馱幾回炭，解決一下困難。」經過貧僱農研究，讓貧農劉建才負責分配牛驢，誰願馱，變的先趕上馱。第一次趕了六頭牲口，由楊康孩、楊不久等三人去馱，馱回來分配給十三戶；第二次十二頭牲口去馱，分配給十二戶；第三次九馱，分配給九戶，前後三次，解決了貧僱農三十三家的燒炭問題。在這次馱炭中，發現地主楊邦基、富農楊成變等戶的牛驢，都喂瘦了，一次馱不到六十斤炭，一路上經常往下臥。第三次來回六十里，一早去，到深夜才回來。貧僱農大家最痛惜的是地主楊秉寅的大犍牛，在村是數一數二的牛，喂的幾乎瘦垮了！

分牛保牛

貧僱農咯吵說：「牛驢在地主富農家喂不是回事，他們的心黑哩；給喂上些銅鐵器，三月兩月也看不出來，到用時毛落瘦倒了，還是咱們經營上吧。」貧農楊倉兒說：「牲口一天吃不上，五天也喂不起來。今冬喂瘦，明年乏下怎生產呀，這是咱的命根子嘛！」遂漸嚷着分牛。貧僱農會上經過討論，大家確定：有牛的不分牛，誰需要誰分」的原則，推出楊毛命、楊補登翻身委員和幾個貧僱農，先來計劃。他們研究下把地主富農的牛，分成大、中、小三類，驢和牛同。貧僱農沒牛的，從底底上排，牛從腦腦上（最好的）往下排，拉出單子。又經過貧僱農和農會照單一一審查過，僱農楊祿保、高志孝、楊徽亮，貧農楊邦綱、楊邦金等七戶，都是單身漢，及貧農楊邦保老倆口，九戶分四條頭等好牛，其他十九戶貧僱農及新中農，按貧苦程度，排列先後，每戶一條。決定牛不分等，把牛驢都備好鞍架，拉到廣場上，大家觀看，翻身委員楊補登照單唸，唸到誰，誰就親自到牛驢羣中，挑自己心愛的，拉出場外，再叫第二人。這辦法，大家叫「買眼鏡子對自己的眼，將來沒怨！」牛共分給四戶僱農、二十一戶貧農、三戶新中農，共二十八戶，分大小牛二十頭、驢三條。貧農劉相爲老夫婦兩口、貧農楊四兒子有腿病，都因燒燃困難，推驢馱炭需要驢。全村貧僱農、新中農的牛的問題全部得到解決，還有兩條小牛，調劑到弓家山村。這次是初步分牛，雖不能肯定，但大體上是不會更動的，貧僱農都關心自己分到的牛。

分牛中的問題

一、牛劃價問題：牛分完了，有分到次牛和小牛的（新中農和貧農），主張牛驢要劃價。晚上農民會上通過了，工作團同志即提出：「一劃價對貧僱農有利，不劃價有利？」讓大家咯吵，吵出：劃價是爲了將來分果實時，拉好牛的價大，少分其他果實，小牛價低，多分其他果實。工作團又提出：「有甚不分甚，短甚分甚，貧僱農分到牛還短草、槽、鞍、細索及別的必需東西，是否應該分。」貧僱農會上，研究了弓家山貧農弓步生分給一條媳母牛，只要大牛不要小牛，弓補明貧農，短牛，不要牛，田家溝貧農田換繩也不要牛，原因都是因爲劃價，怕分到牛分不到別的果實，劃價限制了咱窮人翻身，還是不劃價好，翻身委員檢討劃價是走了富農路線。

二、楊家坡十四個自然村，馬家塌、田家溝等七村貧僱農平均一戶亞兩戶一條牛夠用，但李家山有三四戶貧農分一條牛，×××有四戶分一條牛的。張樓塌七戶兩條牛，在平分土地後，人口多牛不夠用，但馬家塌剩大牛四條、驢一條，楊家坡、田家溝也長餘牛，現正向缺牛村調劑（估計全行政村已不短牛了）。

地主家把牛草燒了

地主的牛驢收歸農民後，地主家的婆姨孩子拿豆稭、穀稭當柴燒，貧農白應梅立刻報告了翻身委員會，研究出一個辦法，讓僱農高志孝專門管理地主富農的草，監督他們很快打場，連根需草一起封存。同時給地主富農下了通知：「誰再燒草，要受羣衆處罰，地主婆姨孩子自己打柴燒，不准拿糧食換炭。」共封存乾草一萬四千六百多斤，穀草九千五百斤，糜稭四百三十五簡。

分草保牛

貧農楊邦保自己有一百多斤穀草，不夠喂，貧農楊倉兒、楊富命等五六戶草也不夠，提出分地主富農的草。貧僱農會上商議，地主富農的草已有了數目，就是把糜稭一簡子按七斤折成穀草，新分到牛的和自己原有牛的按大、中、小（犢同小牛）三類分開，大牛一天十斤，中牛八斤，小牛六斤，按一百天時間（從陰十月二十日到明年驚蟄出牛時），共需多少，去了自己有的穀草，應分多少，草夠的不分，仍推高志孝計劃登記，缺短的穀草，大家同意行署冬季生產和準備明年春耕的通令上說的辦法「從打野草及合夥放牧」來解決，乾草今年不分，到明年春耕和交了地主富農的公草後再分。

岢嵐牛碾溝

富農王海祥圖混水摸魚

貧農團奪回領導權

（岢嵐訊）一區牛碾溝貧僱農緊密團結，從富農王海祥手中奪回領導權。王海祥原籍靜樂人，父親手上來牛碾溝僱人開林地百餘垧，有羊百餘隻，僱長工兩個。抗戰後隱瞞成份，混入一區抗聯工作，工作中屢犯錯誤，曾被共產黨開除黨籍。今年稅收工作團張紅儒（朱家灣村長，已被羣衆撤職）到該村工作時，竟讓王海祥參加貧僱農小組，臨走囑咐羣衆說：「你們以後村上的工作可不要離開王海祥。」告農民書發佈後，王海祥又「自動」「獻」出牛條牛、羊八隻，企圖欺騙羣衆，壓低自己成份，有少數人已受了騙，說「王海祥是進步中農，對窮人不賴。」但多數貧僱農都知道這是他的奸計：「王海祥比那鬼還精。」「十一月六日工作團潘辛酉到該村，一去即住在王某家裏。第二天向羣衆了解情況時，僱工范滿旺諷刺地對他說：「你住在那裏就不賴，過去幹部來就住在人家家裏！」因他住在富農家，羣衆都不願告他眞實情況。當晚召開舊有的貧僱農小組的人開會，宣讀告農民書後，提出組織貧農團，有的貧農順嘴說：「咱這個合適啦，把原來小組長改成委員會就行啦！」第二天選舉貧農團委員會時，貧農石二、張潤潤，在羣衆中督搭着活動選舉王海祥，（這裏來稿沒有寫出原因——編者）同時王某又担任寫票員，每當寫票時王某都盯着問羣衆：「選誰？」有些人怕得罪人隨口答應：「就把你寫上吧！」結果十二人投票，王海祥得了九票，担任了貧農團主席。王某狡猾的說：「好！我堅決和大家站在一起革命（？！）給大家辦事（？！）」羣衆却冷冷靜靜不發一言，貧農呂虎諷刺的向潘辛酉說：「你看咱們這可選好了吧？！」散會後呂虎又說：「咱就不同意，咱投的就是放羊的人。」潘辛酉知道事情做錯了，晚上就撤到僱工項存喜家住。項存喜起先不願和他拉話，認爲他還是聽幹部的話的，後來潘辛酉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一屁股沒坐在貧僱農方面，錯認了人！」項存喜就慢慢認爲和他是一條心，就拿出他的一塊爛蓋窩（即被子），訴說了他三輩子攬工受苦，受盡地主的剝削壓迫。後來僱工王二、范滿旺都先後找來談話，晚上在項存喜家集合了王二等九個貧僱農（都是該村最底層的人），大家首先檢討，白天貧農團爲什選了王海祥當主席？項存喜說：「人家看不起咱們這些攬牛放羊的，連咱們自己也是看不起自己。」（其實是有顧慮）說起「看不起」三字，他們都傷心的訴說起在舊社會受地主老財的剝削壓迫，到新政權手上，還是受村上「幹部」的壓迫。」呂虎說：「鬥爭地主數咱們勇敢，嗚，分果實時，就由人家「幹部」們，」范滿旺說：「天分果實時，只拿了一個爛口袋，還叫幹部們罵了個驢圈。」項存喜說：「幹部」給他分了個驢，「幹部」還說「不是新政權和幹部們時節，你連還也分不上」，叫他住白吃瓜還嫌瓜苦。」後來才決定給他分塊地基坑台，讓他自己修窰，說的痛哭了一頓。潘辛酉問「如果由你們分配，是不是會分成這樣？」王二說：「那咱們一定能公道。」工作團同志讀了「告農民書」上的分配辦法，呂虎聽了說：「辦法倒好，就怕辦不到。」大家即又討論了怎樣把「刀把子」掌握到自己手裏，怎樣才能鬥倒「舊幹部」，潘辛酉又解釋了「告農民書」羣衆有權審查一切幹部和組織，民、並說貧僱農還要選代表到行政村、區、縣、邊區成立各級代表機關，扎老根子，一切大權都要交給咱們貧僱農後，項存喜說：「要這樣時節，我看咱甚也不怕，好容易毛主席給咱這權柄，咱要好好連絡人。大家一致說：「攬牛的找放羊的，攬工的找受苦的，咱各人聯絡各人心上的人。」第二天呂煥放羊時，聯絡了張滿德、王二，連絡了張煥小，一共團結了十二個人，重新組織起貧農團，選老僱工項存喜爲主席，呂煥、王二小爲委員。十三日馬跑泉行政村農代會，項存喜又被選爲農會臨委會副主任，他興奮的向大家宣誓說：「我忠心報國（指爲貧僱農服務）死也不怕！」該村現正與甘溝醞釀配合鬥爭惡霸王二維與富農王海祥。（吳江聲）

胡堡舊民兵渠奶則等

照地主當了勤務員

貧農團審查撤了職

（方山訊）二區胡堡村羣衆把地主惡霸賀學孟禁閉起來後，派民兵看照，在看守當中，民兵韓候娟（貧農，曾當過僞閭長）把賀某放出來，叫在外面吃飯，撥韓候娟看守的是渠奶則（富裕中農），與賀某是鄰居，在賀某央求下給借的火鉢子叫治頭痛，又替賀某鋪蓋，叫到炕上睡。小隊長秦玉珠（父親手上是中農，他勞動不好下降成貧農）去檢查時，看見賀在外邊也未理睬。此事被發覺後，第二天晚上分隊長召集民兵開會檢討。貧農團的人說：「這還成咱的兵嗎？叫來咱檢討吧！」當下把民兵叫來貧農團會上，秦玉珠等檢討不深刻，互相推諉責任。大家激憤的說：「秦玉珠你是不是小隊長，你負的甚責任？」「這不是咱的民兵，是替地主當勤務員。」大家批評渠奶則：「凍了地主你嫌心痛嗎？」「你給地主尋鋪蓋，比對你老人也親。」「不是咱的民兵撤職了吧！」決定將秦玉珠撤職，開除出民兵和貧農團，渠奶則和韓候娟也開除出民兵。（薛烽）

岢嵐警衛隊

清洗流氓王康留

（岢嵐訊）縣警衛隊隊員王康留，是個流氓兵痞，入伍以來經常違犯紀律，偷盜破鞋，強姦婦女，今夏派他到四區推糧時，偷帶上槍回村，把一寶葉子老鄉毒打一頓，還侮辱他繼父（富農）的財物與成份。派他往嵐縣押送地主人犯時，他又私允該犯將所帶金子、洋、衣物預回家中。十一月二十八日全體警衛隊大會上，扣押交羣衆處理。（何忠良、付占清）

神池義井鎮

退伍軍人謝執忠爲非作歹

被群衆遣送河南原籍

張蘭魁假冒退伍軍包庇地主　經羣衆鬥爭後將其財產沒收

（神池訊）二區義井鎮羣衆於十一月七日鬥爭爲非作惡的退伍軍人謝執忠及假冒退伍軍人包庇地主的張蘭魁。謝執忠原爲×團戰士，去年九月安置在義井，原在朔縣娶了個抽大烟的破鞋，一年來住在義井，兩口子還賣大烟、過使白洋，勾引壞人，常時羣衆誰也不敢說。夏天羣衆給他撥了半塌好地種，他霸住一道流水，誰也不准澆地，只能他澆半塌地上水。別的羣衆惹不起他，黑夜偷的澆一點，有時也被他撞住，義井羣衆因這澆水非常恨他。其次他向義井羣衆「借」東西，進去人家家裏不問青紅皂白隨便拿，這樣「借」去，羣衆還不敢問他要。所以羣衆說他是「公開賊人」。他的老婆，羣衆更痛恨，藉上他的威風，經常瞎街罵巷，稱王霸道，說她不屬區公所領導，村公所她屎不着，她把魚白家的貓私自捉走，人家向她要，她除不還給人家，還打了人家幾個耳光。這次羣衆鬥爭時，將這個潑婦恨恨的懲處了一頓，把她那臭架子打了，羣衆說：「再抖你這臭威風！」羣衆對謝執忠也給了懲處，將他的洋烟白洋全部沒收，並叫他離開義井，回他的老家河南某縣（已解放）。

假冒退伍軍人的張蘭魁，是河北人，據他講曾在三五八旅當過排長。退伍下來在偏關跑清河做買賣，前年十月被敵人俘虜，當過特務，今年五月回家，路過義井，由義成號（×旅一團商店）認識他的張指導員挽留住下，自此張蘭魁即出入公家商店，假冒退伍軍人，經一團供給主任陳大元提說和義井地主劉英妹子結婚，結了婚後，劉英給他墊上資本開店，給地主劉英當家，羣衆要清算劉家，他就給搗川五大包衣服，元寶、銀子也叫他保護。劉英的家產全由他經管。他藉「退伍軍人」開店，不服抗勸，過往公家人員他不招待，有一次主任代表張樹英給他引去過往軍人要住，他拒抗不要，偏毆打代表。羣衆異常憤恨，他店裏打招下五湊的一個地主給他打雜工，店裏僱了人不給足預先約好的工資，強迫給他勞動。本人渾身上下完全穿的地主劉英家中的綢衣服，大擺財主架子。羣衆鬥開始，這個傢伙在羣衆的眼光下原形畢露，羣衆將他衣服搶到會場上，一頓正義懲罰，把他包庇下地主的五大包衣服，二百一十兩銀子，兩個元寶，二十元白洋，都拿出來，並將他開店的一切地主供給的東西全部沒收。（編者按：張蘭魁因係敵僞特務，應交公安局審查法辦。）（陳良柱）

臨縣劉家山

保管地主存糧

以備渡過春荒

（臨縣訊）劉家山村還沒進行過土地改革，羣衆向地主調劑粟，窯中，發現地主存粮，地主劉文燦，叫他送四十斤公糧，他說沒辦法，遣夫在他地窨內刨出，黑豆一石七斗，白豆一石二斗八升，小米一石一斗四升，漏壞各種雜粮一石五。全村共刨出地主小米四石多，麥子五石五斗，白豆三石多，黑豆四石七斗，漏壞的鹹菜一甕，雜粮二石，蛋饅一甕，舊醬三甕，這些東西除羣衆分給了貧苦羣衆外，全部保管起來，準備解決明年春耕時的困難。（仲登等五人）

更正

十三日本報「興縣賀家會村公所維護封建欺壓羣衆」文中，村長「賀某」又混入貧僱農小組，利用貧僱農小組加「一紅」，混入非貧僱農賀某小組，並非貧僱農某自己，特此更正。

阿瓦林評論指出
蔣匪陷於總崩潰境地
美帝援蔣侵華政策遭受失敗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蘇聯大學士阿瓦林於蘇聯「新時代」雜誌上著文評論美帝國主義援蔣侵華政策稱：美國現正企圖利用最近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各種協定，把整個中國變為美國屯兵場和殖民地。他指出：十月二十七日簽訂的蔣美「救濟協定」，清楚地體現了美國在中國實行「杜魯門主義」的既定步驟，並由此攫取了對整個國民黨經濟的監督權。但這並不能幫助惡貫滿盈氣息奄奄的國民黨及反動派站穩脚跟，從今春開始，雖然反動派軍隊具有豐富的美國裝備，且有許多美國軍官直接幫助，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與反動派戰鬥中，經常獲得勝利。國民黨政權已陷於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總崩潰境地。在消耗了美國政府所給予的數十億美元後，國民黨離其美國主子所規定的目標，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遠些。美國對華政策之失敗，最近甚至很多美帝國主義者的親信，也都公開承認了。美國著名的遠東問題專家彼非爾在其題為「是離開中國的時候了」一文（發表於六月份美國「哈普雜誌」）中，他得出結論說：「美國對蔣政策是碰壁了」。據他的判斷，美國政策反而加強了中共的影響，同樣鞏固了與正在鞏固蘇聯的國際地位。彼非爾從美國的利益出發，認為在現在中國情況下，美國唯一合宜的措施，便是立即退出中國。當然，如果認為這類文章會影響華盛頓的政策，那就是錯誤的，如認為這類文章中並不包括某種一定的政治陰謀與詭計，那也是幼稚的，這只是說明美帝國主義在碰壁之後，某些政客正在尋找新的偽裝得更好的道路，以推行其滅華政策而已。

莫斯科廣播評
中國形勢
有利於人民解放軍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莫斯科六日口語廣播評中國形勢稱：在中國各條戰綫上，形勢皆有利於人民解放軍。華北人民解放軍佔領石家莊以後，在北戰場繼續發展攻勢。解放軍在華中也加強了進攻，在國民黨國務會議上，蔣介石自己承認華中解放軍的活動大大加強了，他聲稱：現時河南省有一半地方（按：實際上，除去幾個孤立據點外，河南省全在解放軍控制之下），湖北與安徽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及江蘇大部地區，皆在人民解放軍控制之下。國民黨的財政經濟危機已白熱化了，馬歇爾在其外交委員會上，承認國民黨的軍費佔其一切支出的百分之八十。國民黨統治區內各地「法幣」的貶值已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要十五萬八千元才能換美元一塊（按：本月十日曾達十六萬）。國民黨區的物價不斷的在上漲着，十一月十八日中報傳出的消息，四川市場的情形極端混亂，成都又倒閉了幾家工廠。相反的，在解放區情形則迴然不同，據新華社消息，在隴海鐵路沿綫上，當人民解放軍進佔後，物價即迅速下跌。這是人民解放軍實行廣泛政治改革的結果，這些民主改革，保證了解放區經濟生活的穩定。國民黨企圖把在其統治區所扮演的所謂「國民大會」的「普選」把戲說成什麼「民主」，但是這種撒騙已經落空，這個「普選」是在國民黨反動獨裁下面携行的，是在國民黨進行反人民內戰、鎮壓愛國運動、宣佈一切民主政黨和民主團體非法的條件下進行的，這種選舉得到什麼「民主」呢？中國人民很好的揭穿了國民黨的企圖只是將此次「普選」變成他們自己反動意志的表演，使他們的賣國統治得以「合法化」，因此中國廣大人民一致抵制了這個偽選。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塔斯社紐約九日訊：八日，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在此間召集珠港事變六週年紀念大會，會中，通過決議，以大會名義，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對蔣匪援助。

蔣匪徵糧與囤積居奇
造成四川嚴重糧荒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據最近滬報透露，夏秋以來之四川嚴重糧荒，純為蔣匪當局一手所造成。如川省主要產米區成都平原，三年來迭遭水旱等災，糧食產量本已大減，然蔣匪之徵糧反變本加厲，蔣匪去年向川省所「借」之糧四百五十萬担，今年八月到期未還，竟又重新「徵借」一千零八十萬担。同時，蔣匪當局又囤米投機，加重米荒，如蔣匪省主席鄧錫候父子，即每日以兵船運出大米數萬担。該省省政府以田糧處為一肥缺，曾命成都新任田糧處長及其下級每人各交保證金蔣幣五千萬元，以作囤積資金，一年即滾利十六倍。重慶某高級官員七月間乘米荒緊急，挪用公款，囤糧五千担，並在香港購買黃金走私，致使其所屬之各機關兩月不能發薪。渝某報為發表此一大貪汚案，竟被查封，停刊三日。由於蔣匪之橫征暴斂與貪汚囤積，成都米價曾一度超過上海，達戰前十萬倍之多，引起川省人民之極度憤慨。成都川劇名丑演「當頭棒」（劇名）時，竟在台上公開說：「決元（鄧錫候之號）救不了命，吃得參湯才吊得到氣」，藉以發洩人民內心之憤恨。

華中軍民廣泛出擊
全部破壞敵交通體系
拔除蔣匪據點二十餘處

（新華社華東十二日電）華中各地軍民配合南綫攻勢，對蔣偽展開廣泛的掃蕩與破擊戰，截至十日止，已拔除蔣匪據點二十餘處，將蘇中蔣匪交通體系全部破壞。一分區地武繼攻克崑盧市等據點後，於一日晚，向如（皋）新（生港）綫發動攻勢，至三日止，已收復觀音堂、吳家窰、大小沈家甸、新生港等八據點，並襲張黃港、石莊兩據點，全殲蔣匪如皋縣保安三個中隊，俘匪中隊長以下二百餘名，斃傷二十餘，繳機槍九挺、長短槍一百四十八支，如新公路全綫七十里，除石莊一孤立據點外，全為我控制。泰縣軍民同時展開政治攻勢，逼退如（皋）海（安）綫上葛家橋、如（皋）黃（橋）綫之錢家莊、浩家堡，姜（堰）黃（橋）綫之蔣垛及被包圍九十三天之內綫據點週家網五據點，殲匪偽百餘名。駐華中北部之蔣匪五十一師、四四師企圖南援，該地軍民立即發動游擊戰，予敵以阻擊，三十日，於潭水車皋集一帶殲滅蔣匪四四師之一個整連。同時，各地民兵羣衆對蔣匪賴以維持軍運之縱橫七百里交通綫，進行全面激底的破壞，所有東（台）海（安）、海（安）泰（州）、如（皋）海（安）、如（皋）黃（橋）、如（皋）新（生港）、南（通）如（皋）、如（皋）掘（港）、姜（泰）興、黃（橋）、姜（堰）黃（橋）、靖（江）泰（興）、高（郵）淮（安）等公路之橋樑電話，已全部破壞，蔣匪困處孤立據點內，惶惶不可終日，東（台）海（安）綫重鎮富安、安豐、梁垛之敵，不得不倉惶撤退。

南通三餘區四萬軍民
展開激烈反搶棉鬥爭

（新華社華東十一日電）全國第二產棉區南通三餘區四萬軍民，正與蔣宋匪幫展開激烈之反搶棉鬥爭。該地新棉登場後，朱子文之上海中棉紗廠即在三餘鎮，與當地地主惡霸合夥，組成規模巨大之掠奪機構「濱海辦事處」，結合當地匪偽，瘋狂搶棉。十一月四日，匪一四六旅副旅長曾厚澤指揮匪偽二千餘，至該地增築據點八處，駐兵封鎖海港，進行掠奪，每號地（廿五畝）強徵棉花四百五十斤，每圩（六‧二五平方里）自衛經費棉花二百五十萬斤。僅據海晏、貢安等三鄉不完全統計，迄今被搶棉花已達三千餘担，豐東村農民所收棉花已被劫一空。該地軍民為反抗此種暴行，掀起全面保棉鬥爭，實行堅壁清野，並由鄉幹領導，成立跑反站，以村幹民兵與積極份子組成核心，掌握羣衆，分組宿營，機動的越過封鎖綫，運出棉花。羣衆性防奸反特，嚴格管理封鎖地主。同北鄉四百餘羣衆於敵佔大岡鎮，公審槍決三個惡霸，並將全區絕大部份匪屬惡霸地主嚇走。羣衆到處張貼標語，警告搶棉蔣匪。同時，區鄉武裝則開展內綫殺敵運動，十天內，殺敵百四十餘人，支持棉民鬥爭。按該區於去年十月被蔣匪侵佔時，棉民即奮起展開保棉鬥爭，屢創敵人，先後五任匪偽區長三死二逃，但棉民損失亦達數萬餘担。今春解放軍收復該地，控制廣大鄉村，曾粉碎蔣匪於九月初組織之第二次搶棉，現第三次反搶棉鬥爭正展開中。

江蘇錫澄公路上
人民武裝主動出擊

（新華社華東十二日電）無錫訊：（無）錫澄（江陰）公路上人民武裝活躍。上月中旬，人民武裝一部突襲該路中段長壽鎮，斃蔣匪自衛隊長潘子寶。繼又至長安橋鎮，俘蔣特三人。上月十九日，人民武裝另部冲進無錫北西倉鎮，在蔣匪自衛隊四十餘人警戒之戰場上，將其指導員陳德興等二人之快慢機槍繳去，震破敵胆。人民武裝沿該路村鎮展開廣泛宣傳，公路兩側貼滿「人民解放軍全國大反攻」「人民要活命，希望新四軍」等標語，農民情緒極為振奮，某農民養着一隻八十餘斤重的肥豬，他說：「我們生活多困難，也不賣掉，我要留着慰勞新四軍。」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塔斯社南京十一日電引香港華商報桂林通訊報導：桂省北部民變蠭起，在此以前，該省東南部人民武裝已猛烈擴展活動，驚惶失措的蔣匪政四省當局，對桂北人民採取了殘酷的屠殺政策，至十一月初為止，已有五百餘居民及十一名學生被蔣匪搶殺，蔣匪在桂北動輒逮捕各界人民，特別是教員與學生，並施以慘無人道的刑罰，但民變仍繼續擴大。

蔣匪狂妄宣傳破產
「觀察」週刊供認各綫我軍均獲勝利，蔣匪則兵力空虛怯懦殘暴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蔣匪的狂妄宣傳完全破產，甚至與蔣匪官方有關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上海「觀察」週刊三卷十二期「八方風雲會中州」一文，亦不得不承認：『從種種跡象看出，現在共軍（人民解放軍）的大別山根據地是已經建立了』。該文承認，由於南綫我各路大軍反攻，使蔣匪「目前僅保有汴、鄭、洛三大據點及平漢南段」一綫。由於我陝北人民解放軍繞過延安，英勇前進，使「胡宗南無力出潼關援助豫西」，而「長江北南國軍（蔣匪）更無兵可調」，蔣匪兵力空虛，窘態畢露。該刊同期「揭開豫西的內幕」一文，除對人民解放軍橫加無恥誣衊外，也不能不承認蔣匪軍的怯懦和殘暴醜態：『（蔣匪）中央軍每到一處，先要修城牆，築碉堡，始終是躲在城內，除非共軍（人民解放軍）前去攻城，他是不敢輕易下鄉「掃蕩」的，偶而出城「掃蕩」，也只是早去早回，綁來些「通匪」的老百姓』。其怯懦原因，是因為士兵是被迫而非自願，「都是從買賣制度下產生的」。該文報導豫西為我軍解放前的人民苦難稱：『（蔣匪）中央軍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什麼「徵購」還沒有徵齊，却又來個「急購」，還沒開始，半夜裏却又來個「搶購」。』

蔣匪發行大額鈔票
滬物價普遍劇烈上漲
大米暴漲至每担九十六萬元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綜合各方報導：蔣匪政府九日正式宣佈，自十日起，發行票面一千、二千及五千（合蔣幣二萬、四萬與十萬元）元之大額新關金券，十日，上海物價即普遍劇烈上漲，雖然蔣匪當局加緊實施「經濟緊急措施」，上海蔣匪警備司令部部隊及「經濟警察」全部出動監視，市場一切商品，從米、燃料等日用必需品直到奢侈品，均上漲至新記錄高度（路透社）。大米已暴漲至每担九十六萬元（美聯社），美鈔黑市匯價一日為十二萬五千，六日升至十三萬二千，十日新關金券發行後，更驟升為十六萬元之新高峯，黃金市價也至少上漲百分之二十。同時，公用事業中之電報、電話費，自十一日起，均增價三倍，郵資也至十一日起，普通平信每封增為二千元，普通快信增至七千元，若加回執高達一萬元。據合衆社稱：早在新關金券發行以前，甚至乞丐也已拒絕接受千元以下蔣記鈔票。

豫北濟孟地武民兵
擊潰渡河北犯敵千餘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二日電）我守衛黃河北岸之豫北濟（源）孟（縣）地方武裝與民兵，於三、四兩日擊潰渡河北犯之蔣匪千餘，殲匪三百五十餘人，太岳軍區特傳令嘉獎。該匪為原濟源、孟縣偽保安團、土頑張伯華、孟、衛安生部，在蔣匪濟、沁、孟、溫四縣副總指揮雷明韓率領下，於三日由孟津分股偷渡黃河，其在孟縣冶戍之一股，立足未定，即被我擊潰，匪倉惶南渡時，淹斃五十餘。在孟縣坡頭之一股，觸雷死傷多人，復被我濟源杜八聯村民兵擊潰。侵踞孟縣南陳村之一股二百餘，則於四日下午，為我全部殲滅，斃匪上校副總指揮雷明韓、營長邢彩亭以下一百三十餘，俘一百三十餘，殘匪潰散回家者（多為濟孟被抓之壯丁）五十餘。是役，共殲匪三百五十餘，我僅傷亡七人，繳輕重機槍七挺、長短槍七十餘支、大小木船九隻。

保議會通過新憲法

季米特洛夫指出憲法主要原則 一切權力歸於人民並爲其利益而服務

（索菲亞訊）保加利亞國民議會三百六十五名議員，已於四日最後一致通過「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憲法」。當四日國會舉行三讀時，全體議員均行出席，保總理季米特洛夫亦親率政府要員列席，此外，並有各政黨及羣衆團體代表與各界來賓等，會場空氣至爲莊嚴隆重。在禮炮高鳴聲中宣佈開票結果時，四座掌聲雷動，羣集會場四週靜候佳訊之數千羣衆，狂歡興奮，達於頂點。議長科拉羅夫於通過新憲法後，發表演說稱：「此爲具有歷史意義之一日，與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勝利日及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推翻君主日，同樣重要，而應大書特書。新憲法之通過，爲保加利亞新民主政權奠定基礎之鬥爭業已勝利，我國繁榮發展之新紀元業已開始。這一新憲法，乃世界爲民主最進步之憲法之一。新憲法證明保加利亞人民已達到政治上與精神上成熟之高度水平，並證明我國將與其他斯拉夫國家，同在民主與進步國家之大家庭中，佔有顯著之地位。斯拉夫人民在全人類邁向社會主義之大道上，實起領導作用。新憲法並爲工農業與手工業之巨大發展開闢無限前途。勞動人民之建設性勞動，已使我國迅速成爲強大之工農業國家，階級之衝突將因此緩和，且終必消滅，而由勞動人民利益之和諧一致取而代之。法西斯主義之濁浪已行沒落，我國進步人民夢寐在懷之新世界光明遠景，已在面前展開。」季米特洛夫總理繼起發表演說稱：「新憲法乃以我國英勇人民許多年來在反對保皇黨法西斯份子及資產階級王朝鬥爭中時灑之鮮血所寫成。新憲法根據之主要原則，乃「一切權力歸於人民，並爲其利益而服務」。我國沒有亦不能有任何其他權力，私人資本之特權已被永遠消滅，資產階級實行統治之任何可能性已被完全根絕。人民共和國在行政上之領導權，屬於勞動人民，換言之，即屬於工人、農民、手工業工人及自由職業者，亦即屬於從事於謀福社會工作之男子婦女及青年等體力及智力勞動者。新憲法已確定人民民主之原則，且爲我國人民進一步社會發展鋪平道路，使資本主義殘餘完全消滅，使人剝削人之制度徹底根除。我國人民必須清晰認識，新憲法之實行，是以祖國陣綫領導下人民之緊密團結及對敵之警覺與無情鬥爭爲其保障者。」新憲法通過之消息已遍傳全國，各地人民均舉行盛大慶祝，並保證以全力促其實現。索非亞公民大會通過決議稱：憲法通過以後，保加利亞將堅決站在蘇聯領導下之民主反帝國主義陣營之前列。又國民大會已決議印行憲法全文一百份，免費分發國人。（按保全國人口約共六百萬人）

法總工會全國罷委會 要求罷工者加強行動

法國罷工運動已遍形擴大

（綜合報導）法國總工會全國罷工委員會，七日晚與社會黨勞工部長梅耶的談判再告破裂後，已發出命令，要求罷工者加強行動，法國罷工運動遂遍形擴大。全國政府僱員聯盟一百二十萬人的兩日「警告罷工」，於八日晨開始。同時爲支持政府僱員及全國各地的罷工鬥爭，全巴黎地下鐵道工人及公共汽車工人，亦於八日晨開始罷工四十八小時。北非的突尼斯碼頭工人，亦決定參加罷工。據七日發表的全國罷工委員會之宣言稱：僅在巴黎一地，罷工的大學教授即達一千名，在各省參加罷工的中學教員，在某些地方達到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全國罷委會宣言稱：不管政府採取任何反對罷工者的措施，他們仍舊是團結在爲爭取自己的要求而進行的鬥爭中，並且檢閱着自己的戰鬥力，這個戰鬥力値得最高度的讚揚。宣言特別指出礦工碼頭工人和海員的堅強性與高度覺悟性，委員會並向走進鬥爭的政府僱員致敬。宣言結尾稱：政府和企業家如果認爲貧困可以征服罷工者的意志，那就錯了，無數的證據，說明爲了麵包和自由而鬥爭的人們，其意志是不可動搖的，不顧採取反對罷工者的各種辦法（如鎭壓企圖，分裂工會組織，廣泛地利用法國基督教工會的工賊），在最後二十四小時中，罷工者的隊伍仍然增長着。

與此同時，舒曼政府之緊急反罷工法案已由國民議會及共和國參議院之右派聯合票於六日通過。七日，法國政府宣佈在全法逮捕的罷工者已達一千人，而警察與政府所收買的流氓之暴行，亦在繼續，在維希及其他地方的共產黨黨部被槍擊與投手榴彈。阿爾、里摩日及羅舍爾等城的衝突已不僅發生在警察與罷工者之間，而且發生在罷工者與政府收買的工賊之間，羅舍爾的罷工者曾將某些工賊捉住痛打。

歐洲各國工人階級致電 聲援法國罷工工人

（綜合報導）歐洲各國工人階級紛紛致電聲援法國罷工工人。英國「工程與附屬工業車間工人全國委員會」致書法國總工會稱：「新聞記者凱姆斯的報紙上滿佈險謗與謠言，但是我們蔑視它們，由於對工人階級的恐懼，因而成立了英國一九二七年的法律，現在也有同樣的恐懼，結果在法國提出了嚴重限制工人權利的法案。我們已經廢除了一九二七年的那一錯誤法律，相信你們也一定會廢除它。在你們爭取工資的適當水平之鬥爭中，我們是與你們站在一起進行鬥爭。」

南斯拉夫職工會中央委員會頃代表其一百萬會員與南國全體工人階級，致電法國總罷工會稱：「英勇的法國工人階級爲了反對低案工資政策及物價高漲，爲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僱傭與代辦對法國的奴役和法西斯化而進行的罷工運動，同時也就是爲保衛世界和平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與主權的鬥爭，我們南斯拉夫工人階級申斥以勃魯姆爲首的右翼社會黨人的叛賣行動，並深信你們爭取法國工人與全體法國人民的美滿幸福生活的鬥爭，將以勝利終結。」

捷克工會中常會的電文稱：「本會正以深切之同情，注視着法國工人階級的鬥爭。祝你們的正義要求得到滿足，並對鎭壓工人階級的措施，特別是限制工會與社會權利的法令，表示憤怒。」捷克格林娥區工會提出建議，要求捷克工人階級建立「法國罷工救濟基金」。

張喜生的受苦歌

拿克

「我受過的苦你們聽聽過啊！」坐在火台上的滿面鬍鬚的喜生老漢，和坐在他周圍的幾個人這樣說着。他拿起那支用了三十餘年的古老烟袋，一面抽一邊又說了起來：「我活了可滿六十的人啦，想不到咱們窮人的翻身，見青天，可惜我人老能活了八十大幾，給地主老財們停了三四十年活，慣怕的沒熬到這陣，看一看青天。」喜生說到這裏，院鄰老婆婆在門口也插嘴說：「唉！窮人家都是一樣！」「是嘿！咱們這幾家，那一個沒有給村裏「瞎胡川」（地主）停過活！」「瞎胡川」就是村中地主張成生的外號，「據與永」是他開的牛號，因剝削羣衆太甚，在這次土地改革中已將張某及其記賬先生林扣押清算），叫那主剝削的可惡心哩！」最後張喜生這樣說着。

張喜生是洪趙一區磊上村人，種着十二畝「狼不吃、狗不理」的坡地，一年到頭不夠吃的，他和去世的老父張貴英，攬了長工，爲了維持家中五口人的活命，喜生和他爸爸的苦是受的無止境的。民國十八年，正是遭年成的那年，熱烘烘的太陽整日曬着，地裏的野草眼看都枯死了，張喜生一家五口子，餓的嘴青青，不滿兩歲的兒子水官，每天哭嚷着要吃，發愁的喜生每天帶着苦臉到二里半遠的堰下給「瞎胡川」担水，來換上幾角錢，口糧，糊糊家中的肚子，好容易八十多歲的爸爸到了「瞎胡川」家給人放牛，水官母親自己的嘴，不料這就是「越餓也給餓死了，過事」，「年好過，日難熬」，可叫喜生怎麼辦？只得將自己的十一畝地，給了「瞎胡川」，才將老婆葬埋。「有錢人的世面，窮人也是有錢處出，走到那裏他想着把他受的苦編成個歌，傳出去，叫大家聽一句，念一句，每天想，久想，終於想成了。」紙就叫識字人給抄了一張，貼到了村裏大東古洞裏，沒幾天，村裏大小人都背得，熱得叫唱，但那「瞎胡川」不叫唱了，羣衆的怒火，地主就禁止了。喜生叫去「聽」，正是四月初六日，那時，將他父親也闡出來，下了一點小雨，喜生趕的他那一頭老……

秋後，「將種不撒下糧到頭收」……天天担水賺錢……熬了過只，好而父親……借了兩串錢給「瞎胡川」打了四個月工，才把父親……

後來，民國二十五年紅軍東渡，喜生聽到紅軍是窮人的隊伍，就將兒子水官送給紅軍，自己又去參加了地方的工作……加了他們的隊伍，來到村中……全家均參加了鬥爭……這次土地改革……毛主席派了人來……

如下：喜生的受苦歌抄幾段

水官（喜生的小兒）吼（吃飯）時候好了咱同走，
的實恤，鄰兒四居沒窩，掏芽子出圈兒誰問隨去，
窩，水官水官你不要吼，把身上曬的退了層黑皮。
這般時候誰家有什？

× × ×

四月初六（民國十八年）下了點雨，撒糜子種當
麥剛剛出芽，老天爺不下雨，
喜生的磨難，下了雨收糧食窮人白受，乾（收下
食交地主）。我喜生去扛水，爲了家中，每日裏十九
担，肩膊磨爛，兩隻腿吃不住成了彎彎，担水錢不一下全數給完，害的我每天裏多担幾担。

× × ×

我父親八十有餘不負老牛，給人家喂牛「來割草放牛」，吃他吃牛……

一盒磨

馬峰

崞縣神山村，有個地主叫邢印會，是個「日能」傢伙。

貧農賈富財，欠下邢印會租子給不起，賈富財有一盒磨，邢印會就把這盒磨撒去了，按在自己院裏。村裏人們邢印會借用別的傢具很難，借用磨卻非常容易，可是磨回來總不夠數。

今年春天，羣衆清算邢印會，這盒磨也被清算出來了，而且恰好分給了原物主賈富財。賈富財找了幾個人去搬磨。當拆開以後，嘿！發現了新玩藝啦！你猜怎？原來下磨扇肚臍跟前，有指頭大的個窟窿，一直通到底下，底下有個洋鐵桶桶，可以放升把糧食，誰家用他的磨也空過不去。

這事傳出來，羣衆氣忿的說：「好狗日的，甚上頭都想剝削人，怪不得發財哩！」



劉伯承南下記（二）

六安戰役

九月二日晨七時，共軍劉伯承部先頭部隊一股約五百餘人，自六安河西偷渡過淠河，由上龍爪打了幾槍，就將六安城內之險要孔道鼓樓佔領，繼續向縣府攻擊。六安城防空虛，但尚有縣自衛隊五個中隊，六安團管區二個中隊，團管區的兵都是集訓壯丁編的部隊，平時素無戰鬥訓練，且因其本身又無守地之責，故一聽到槍響，都棄甲曳兵，倉惶逃跑似的出了六安東門，順着羊腸小道跑了，縣政府的兩個自衛中隊在鼓樓打了一小時，也想撒腳跑，但以縣太爺衣服行裝尚未收拾好，故又停下來打了兩小時，此時，縣太爺陳漢流之細軟物品已經打裝停當，由三個中隊掩護，從六安小東門外六德公園逃出。十時半，六安的自衛隊完全撤出。十一時，共軍的大隊人馬已到了六安，在六安全城搜索了一遍，六安就這樣的拱手讓給他們了。三日，共軍一、三、五、二十一、二十七五團同時齊集六安。四日，劉伯承騎了一匹黑騾子也到了六安，當即召開民衆大會，並將他們委派的宋某介紹給大衆。宋某是河北人，三十多歲，口齒爽利清晰，他說他是復旦大學學生，他並向民衆說他們的軍隊是不拉夫不擾民的，他們是人民解放軍，他們來是解放被壓迫的勞苦大衆的。「你們既不要怕，更不需要跑，我們是來打國民黨軍隊的」。老百姓聽了很懷疑他的說話，但後來住了幾天，他們的軍隊眞的不拉夫不擾民，據說，他的軍隊非到迫不得已時，絕不住民房、學校及其他文化教育機關，到了非住不可的時候，他也事先派人和你講好，假使你膽大的話，不答應他住，他也不會發脾氣，他會更耐心的向你商量。等到隊伍住下來後，要是向老百姓借用東西，也是像上面態度一樣。他們懂得了用強迫欺壓的手段去進行一切事情，在老百姓面前，無疑義的等於叫老百姓關門逃走，拒大衆於千里之外。他們的士兵會向老百姓閒談話：我們打仗不光是爲了爭地盤，我們最大的任務，還是爭取老百姓「同情」，我們軍紀不好，老百姓便不敢跟我們接近了，光佔了個城市，又有什麼用呢？就是宣傳再好，老百姓也是不會相信的。他們的官長待遇和服裝完全和士兵一樣，局外的人是看不出來的，他們的軍紀且確實是嚴明。（本節完，全文待續）